

# 從鄧小平出席特別聯大談起

尹慶耀

共同前進<sup>③</sup>。

今年四月九日至五月二日，專門研究原料和發展問題的聯合國大會第六次特別會議，在紐約舉行，根據大會特設委員會的建議，不經表決通過了由七十七國集團起草的「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宣言」和「行動綱領」兩項文件。據毛共「新華社」的報導，那兩項文件通過以後，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代表，在五月一日晚和五月二日的全體會議上紛紛發言，歡呼他們「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鬥爭的重大勝利」。阿爾及利亞外交部長布特弗利卡（Abdelaziz Bouteflika）在發言中說：「大會主要以第三世界準備的文件為基礎來進行工作，這在聯合國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sup>①</sup>。

在整個會議期間，第三世界似乎是控制了會場，而阿爾及利亞又似乎發生着重要作用。另一個口稱屬於第三世界實際是想領導第三世界的毛共，也就乘機大肆活躍。

本來，這次特別會議，是由阿爾及利亞革委會主席包米迪尼（Hourai Boumediene）於今年一月三十一日，以第四次不結盟國家和政府首腦會議執行主席身分，建議聯合國召開的。那是在華盛頓石油消費國家會議之前大約十天左右，用意似乎是在牽制或對抗那次石油會議，自始就帶有鬥爭性。毛共很早就表示支持這次聯大特別會議，二月底至三月初，還特別邀請包米迪尼到大陸訪問，那無疑和特別會議有關。包米迪尼離開大陸之前，於三月一日在答謝宴會上講話時說：「第三世界國家……愈來愈懂得他們的生存要依靠團結和互相聲援，……大家都渴望通過促進經濟獨立來鞏固政治獨立。……第三世界國家拒絕保持業已過時的那種世界秩序；他們決心為調整各方面的國際關係而鬥爭」<sup>②</sup>。

周恩來在那次宴會上講話時說：「超級大國爭奪霸權是當前世界大動亂的根源。這個根源不消除，世界就要繼續亂下去，就不可能有所謂持久和平。當前，世界上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和人民，正以前所未有的氣勢和規模，聯合起來，堅決地反對超級大國的侵略和掠奪，取得一個又一個的勝利。……中國人民總是堅定地同第三世界和全世界人民站在一起，並肩戰鬥，

包米迪尼親自出席了聯大特別會議，毛共也派鄧小平率領一個龐大的代表團前往紐約，和包米迪尼「共同前進」。然而，毛共出席此次大會，並不是要消極地為人幫腔，而是要積極地爭取領導。鄧小平在聯大發言中，大談其三分天下，就是這項企圖的公開暴露。他所謂第一世界——美、蘇是毛共鬥爭的鵠的；所謂第三世界——亞非拉發展中國家是它爭取的目標；所謂第二世界——處於這兩者之間的發達國家，乃是它要聯合或要予以麻痹、中立的對象。他顯然是要利用聯大會場，站在第三世界先頭，掀起反帝、反殖、反霸鬥爭。

本來，當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事務，正朝向世界規模前進時，原料和發展問題，也就密切關聯到整個世界。這個問題之最終的合理解決辦法，要依靠各方面的互諒與合作。然而，就整個會議過程來看，鬥爭的氣氛似乎超過合作的誠意，由於票數的關係，「南」方的第三世界佔有優勢。於是，「人民日報」於五月五日發表社論，鼓吹這是「第三世界團結反霸鬥爭的重大勝利」（標題）。

就毛共借題發揮攪起「天下大亂」而言，也許算是一場小小的「勝利」，但就「原料與發展」問題本身而言，這是否可以稱為「勝利」，就值得檢討了。

聯合國祕書長華德翰（Kurt Waldheim）於特別聯大開幕時演說中指出：(1)世界總人口的三分之二在過着貧困的生活；(2)就在特別聯大開會的三個星期中，會有四〇〇萬人生，世界人口正以如此的速度增加；(3)世界性糧食不足；(4)天然資源應作有效利用并予節約；(5)在特別聯大開會期間，世界上會有一四〇億美元用於軍事支出；(6)像癌一樣蔓延的通貨膨脹正腐蝕着國際貨幣制度。

如此看來，當今世界確實存在着相當嚴重的經濟問題，其範圍不止於原料與發展，其解決方法更不是毛共所鼓吹的窮國對富國的鬥爭。如何本着公

平正義的原則，經過冷靜的研究分析，擬訂有效的方策，并以協調互助的精神來推行，才能踏上解決的途徑。

這當然不是說貧富和鬥爭的事實并不存在。早在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五日，前聯合國貿易與發展委員會（UNCTAD）祕書長普瑞畢士（Raul Prebisch）就在第一次貿易與發展會議籌備委員會中，提出過一項題為「為促進發展應採的新貿易政策」。他似乎要把一種社會保障的觀念帶進國際社會，雖然他在報告中表示，別人也許認為他提出的貿易政策等等乃是一種幻想，但他希望今日的幻想，會成為明日的現實。

第一次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於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三起在日內瓦舉行，討論的重點是關於貿易與援助兩項。在貿易方面，發展中國家要求其原料、半製品獲得特惠關稅的待遇；在援助方面則通過法國提案——先進國每年以其國民總生產的百分之一援助發展中國家。可是，十年以來，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逐漸惡化，而GNP百分之一的援助額則迄未實現，於是富國愈富、貧國愈貧，二者間的差距相對擴大了。

在少數特定地由於特定關係，對某些發展中國家的商品有着優惠待遇，而一般國際市場上，關稅與貿易總協定下的無差別主義、相互主義的自由貿易原則，對於輸出商品缺少競爭力的發展中國家，不見得有利。至於先進國家的對外經援，目標在促進受援國家的個人所得及國民總生產，那種方式是否完全適合第三世界的需要也值得檢討。當然，受援國本身關於其政治、經濟、文化等條件的改善，其政策與努力程度如何，也是非常重要的關鍵。但不論如何，國際間貧富之差越來越大，確屬事實。

我們不能肯定說經援和冷戰有關，但第三世界國家或許會覺得自從一九七〇年大國間談判時代開始（見之於尼克森外交咨文），它們就會被冷落、忽視，而經援也就來之不易。在這些現實條件下，第三世界的反大國情緒和經濟的民族主義，也就自然高漲了。

正是一九七〇年第三次不結盟國會議前後，毛共把過去的反帝（美）反修（蘇）口號改為反超大，一九七一年一進入聯合國就自稱屬於第三世界。也正是一九七〇年起，毛共恢復停止多時的援外，給予蘇丹、巴基斯坦、錫蘭（斯里蘭卡）、伊拉克、祕魯和智利等以無償援助，而早已簽約的坦桑鐵路，也從一九七〇年十月開始動工。不論毛共援外的數額多寡，實效高低以

及與此同來的政治後果如何，但它於此時以此種姿態出現，再鼓動別人以超級大國為目標，在政治上反霸權，在經濟上反剝削，是頗具煽惑力的。當然，花樣翻新并不能保證舊陰謀一定得逞。但我們得承認，毛共抓住了一個好機會，抓住了一個好題目，它必然要大作一番文章，仍然是不能不加以注意的。

### 三

從一九六四年的日內瓦，到一九六八年的新德里，再到一九七二年的聖地牙哥，每一次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幾乎都成為「南北」對立的形勢，「南」方的第三世界總要通過一些對自己有利的文件，「北」方的先進國家總不會爽快地承擔責任。不過，平心而論，先進國方面，對於貿易上的特惠問題，及以國民總生產中的若干用之於援外的問題，已較前更為認真地予以注意，世界性的社會保障觀念也已普遍深入人心，那總是一種進步的現象。

另一方面，據統計，八十八個發展中國家的外債總額，到一九七一年時已達七九二億美元。同年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先進國政府及國際機關的援助、輸出信貸、民間投資等等，合計一八二億美元。然而，它們支付債務就需要一二億美元，那是說流入資金的六七%又回流到先進國。因此，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苦悶，是可以瞭解的。

然而，像毛共那樣把世界劃分為窮的和富的兩大集團，指稱窮國之所以窮，完全是由於富國的剝削所致，甚至把第三世界的人口問題，也歸咎於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或霸權主義<sup>④</sup>，那不能認為持平之論。毛共的一切言論，在造成一種印象：現今是窮國在養活富國，大國的經援貿易乃至技術合作，目的都是掠奪和剝削。在這樣的前提下，它就便於挑起鬥爭，并鼓勵窮國用原料作武器。

包米迪尼在聯大特別會議演說時，特別提到中東的石油武器，希望旁的國家也把銅、鐵礦、鐵鋁氧石、橡膠、咖啡、可可、花生等當作武器使用。在鄧小平的演說中，更十分坦率地說：「最近在中東戰爭中，阿拉伯國家團結一致，用石油作為武器，狠狠地打擊了猶太復國主義及其支持者。這件事做得好，做得對。……在石油鬥爭上已經做到的事情，在其他原料問題上也應該，而且能够做到」<sup>⑤</sup>。

其他原料生產國能否像阿拉伯國家一樣，在同一的歷史、文化及政治背

景下團結一致，而且其他原料的用途是否像石油一樣的廣泛而重要，都無問題。例如生產咖啡、可可、花生等單一產品的國家，是很難把這些缺乏彈性的商品作武器使用的。何況，并非每一個發展中國家，都有某些原料可作武器。

原料漲價，成本提高，製成品豈能賠本出售？若由此而引起通貨膨脹，物價飛騰，受害最厲的又往往是經濟發展比較落後的國家。去年的第四次中東戰爭，非洲國家幾乎全部支持阿拉伯。但在石油武器運用下，產油國的財富激增，而非產油國的發展中國家，其外撥收入還不足以支付上漲後的油價。

發展中國家內部，現今也有發達與不發達、富與貧之分。有些最貧窮的國家，佔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它們沒有原料輸出，沒有工業基礎，糧食無法自給自足，在世界經濟危機時，它們只有挨打，決無還手之力。在本次特別聯大中，美國曾提出對受高物價與高燃料價打擊的貧窮國家的四〇億美元緊急救濟計劃，這項計劃無疑是某些國家所歡迎的，但該案在大會中竟被擱置，美國也就予以撤回。因此，有人譏評本次特別聯大是新富國與舊富國之間的對抗，實不無部分道理。

上述美案被擱置後，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史卡里曾加批評，他說：「徒托空言，不能使貧困與饑饉者受惠。目前要求吾人者不是空言，而長年累月後才兌現的諾言也將緩不濟急」。

事實確係如此，特別聯大只有遠程的空洞目標，沒有近程的具體行動。但這正適合毛共「貧困哲學」的需要，它認為只有貧困的持續，才能保證不斷的鬥爭。

#### 四

產油國家收入激增，也想對貧窮國家加以援手。例如：今年二月二十二日，伊朗國王曾提出以三〇億美元之基金，對貧窮國家實施一項類似馬歇爾計劃的援助計劃，四月七日十二個產油國部長會議在日內瓦舉行時，伊朗財政部長阿慕施格（Jamshid Amouzegar）更向記者透露，產油國將設特別開發基金，以優厚條件之貸款，彌補因石油漲價而慘遭打擊的發展中國家。他并表示，伊朗初步將捐出一億五千萬美元<sup>⑥</sup>。稍後，國際貨幣基金會又宣佈，中東和北非地區的產油國表示，準備提供二六億美元給該會，以協助其

他國家應付因油價高漲而引起的支付平衡問題。據悉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分別提供約一一億美元和七億美元，其他國家共提供八億美元<sup>⑦</sup>。照理，這是不該有人反對的。可是，毛共却從另一角度表示不滿。

早在伊朗最初表示願意捐款之後，香港「大公報」在三月十二日的「東翻西看集」欄內，就出現了龔念年署名的「異哉，『第四世界』之說」一文，開宗明義就對「第四世界」的提法表示懷疑。文章說：

「一個名叫弗蘭克·霍金斯的人發表的專文，在一開頭就這樣寫道：伊朗提出，要捐贈十億美元協助貧窮國家，這可能是一個石油富有國集團出現的先聲，這個集團已經被稱為『第四世界』。」

「在五十年代，有人稱呼帝國主義陣營是第一世界，社會主義陣營是第二世界，民族獨立國家是第三世界」。

「從五十年代經過六十年代，到了七十年代的今天，國際上出現了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的局面。美國的江河日下，使帝國主義陣營四分五裂；蘇聯黑魯曉夫、布里茲涅夫之流實行資本主義復辟，使社會主義的蘇聯蛻變成社會帝國主義，社會主義陣營已不復存在。第三世界則蓬勃興起，隊伍更加壯大，認識日益提高，團結不斷加強」。

「兩個超級大國爭霸世界，到處伸手，盡量把勢力伸到各個角落。面對着這種形勢，新興的第三世界國家有着一個共同的任務：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爭取維護民族獨立，保衛國家的主權和資源，發展民族經濟和民族文化。第三世界國家在動盪的國際局勢中不斷加強團結，在國際事務中起着越來越大的作用」。

這篇文章的立意，就在把美蘇兩霸和第三世界對立起來，毛共則站在第三世界一邊領導反霸，所以不容有第四世界出現。因為那樣的提法，「是要把第三世界加以割裂：一部分保留在原概念之內，仍屬於第三世界；另一部分則要分割出去，另成第四世界」。在毛共看來，那是分化了反霸力量，更確切地說是拆了毛共的台，如何可以容忍？

這篇文章發表較早，而且作者地位低，對三分天下的說法還不脫舊套。在鄧小平的聯大演說中，就把美蘇放在同一個箭靶前，把過去「帝國主義陣營裏的一些國家拉出來作為第二世界，要它們在第一和第三世界對壘時，不僅僅作壁上觀，最好能對『第三』拔刀相助，或至少也擂鼓助陣。當然也不

許有第四世界出現。

關於「第四世界」這個名詞，現今使用得并不普遍，而且有人拿它來代表世界上約三、四十個最窮的國家，與龔文中所指有異。但可以斷定的是，不論問題如何提法，毛共總不希望有個「第四」出現。因為它注意的不是經濟問題的解決，而是鬥爭力量量的集中，當然不容許從「第三」中再「分」出一部分。

## 五

毛共把這次特別聯大當作它聯合多數、孤立少數的反霸鬥爭的有利場所，因而開會的第一天（四月九日），「人民日報」社論「堅決支持第三世界的正義要求」和鄧小平的演說中，就已舉起反美反蘇的大纛。鄧小平斷定「兩個超級大國是當代最大的國際剝削者和壓迫者，是新的世界戰爭的策源地」。社論則指「美蘇兩霸內外交困，危機重重，處境更加孤立」。「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爲了轉嫁危機，也對歐洲、北美、大洋洲以及日本等工業發達的國家加緊進行經濟上的控制、滲透和掠奪，使這些國家不斷受到損害」。而第三世界則是「覺醒和團結」的，它們「維護民族資源，發展民族經濟，反對帝國主義的掠奪、剝削和控制的鬥爭，是它們反對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鬥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篇社論見之於九日北平的「人民日報」，但當天就分送到聯大會場上一三五個會員國的各位代表手中<sup>⑧</sup>。這顯示，不論這個會議開得順不順利，討論的內容和結果如何，毛共却早已點燃起鬥爭的烽火，把鋒鏑指向了美蘇兩霸。

四月十五日，美國國務卿季辛吉在大會中，以「互相依賴的挑戰」爲題發表演說。他指出今天世界發展的問題，不能再以貧富之間的「對抗」或「鬥爭」論之，強國和弱國都不能把它的意願強加在別人頭上，不然就會引起世界性混亂。他說：「儘管我們的思想信仰與社會制度不同，但我們都是一個單一國際經濟制度的一部分，我們各國的經濟目標均有賴於此一制度，沒有一個國家或集團能片面決定世界未來的形勢……我們必須確認我們互相依賴休戚相關的事實」。

季辛吉并提出六點計劃如下：(1)必須採取措施，以保證石油及其他能源更平均分配，同時防止通貨膨脹性物價的直線上升。(2)必須停止原料過剩與

原料缺乏的循環。(3)糧食生產與人口增加必須有較佳的平衡。(4)必須採取措施，使窮國不致毀於供應品及石油等原料價格的突變。(5)必須分享科學，並增大利用科學，以解決開發中國家的兩個基本問題——失業與飢餓。(6)富國必須對窮國作新的承諾，發展一種開放的貿易制度，經改革的貨幣制度，及創造一種「公私資源自由流暢的積極的環境」。

平心而論，季辛吉的意見及其六點計劃，是頗具建設性的。而且，這也不單是美國獨有的觀點。例如，新加坡外長拉加拉南(S. Rajaratnam)也曾在大西洋圈經濟理事會(P.B.E.C)的研討會開幕典禮上說：「我要強調，開發中與已開發國雙方都必須接受的一個事實是：各國本身的問題一定要在全球相互依賴的前提下加以研究和解決」<sup>⑨</sup>。

可是，儘管毛共現今對外策略上，還需要聯美制俄，但對於季辛吉提出的那些觀念與原則，毛共還是不能接受的。當天，「新華社」在報導特別聯大會談情形時，就坦率的說：

「在上午會議上，美國國務卿季辛吉在發言中鼓吹發展中國家必須向帝國主義『互相依靠』，實際上也就是要繼續保持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他要求『參加這次大會的人們必須理解我們互相依靠的事實』，要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實行『政治合作』，向發達國家實行經濟『開放』。

「季辛吉說什麼第三世界國家提出的改變現存帝國主義壓迫和剝削的國際政治和經濟關係的正義主張是『已經過時的籠統說法』，『要現實地看待發展的巨大問題，而不能再從富國和窮國之間對抗的角度……來看待它』。

「美國國務卿以威脅的口腔對第三世界國家說，『如果弱者依靠壓力作爲手段，它們這樣做就將使世界繁榮受到危險，從而引起絕望』。他還說，『一批國家組成集團』遲早會引起另一方組成『對抗集團』」<sup>⑩</sup>。

這些話是刻毒、誣蔑而又富有挑撥性的。五月十六日的「人民日報」更逕直指責美國的「多國合資公司」，說這類公司從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七二年，由亞、非、拉丁美洲收回的利潤總額爲六二五億美元，佔美國在海外直接投資所得總利潤一、一二五億美元的百分之五六。該報更指責美國的獨佔資本，通過其「多國合資公司」，以投資、合併、收買股票及成立聯合經營等方法，已將其觸角伸向世界每個角落<sup>⑪</sup>。

毛共對蘇聯的攻擊，更是不遺餘力。今年四月五日「人民日報」發表奧肖署名的文章「蘇修超級大國的帽子是摘不掉的」，文中列舉蘇修作惡事實，把那頂超級大國的帽子釘牢在蘇修頭上，以便在聯大特別會議中作為明顯的箭靶。整個會議期間，毛共的報紙廣播中，自撰的和轉引自其他國家的抨擊蘇修的言論層出不窮。四月十二日「新華社」記者報導說：「蘇修社會帝國主義，一直把第三世界當作自己傾銷商品的市場和掠奪原料的基地。今天，蘇修同美帝一樣，已經成為對第三世界的最大掠奪者和剝削者。多年來，蘇修通過經『援』、軍『援』等手段，向第三世界大量傾銷陳舊機器和撤廢軍火，竭力向這一地區滲透擴張，是爲了掠奪那裏的許多重要資源。在『機器換原料』、『軍火換原料』的買賣中，蘇修大搞不等價交易，殘酷剝削第三世界」。這篇報導把蘇修的「國際分工論」、「資源主權有限論」和「國際財產論」，統稱為「掠奪有理」論而予以集中攻擊。

右引電訊是發自北平的，另一篇於四月二十五日發自聯合國的電訊，是續記聯大特別會議特設委員會上第三世界反對美蘇兩霸的鬥爭的，這篇報導更特別渲染和強調「痛批兩霸」。而大會閉幕後，五月五日「人民日報」社論，更以「第三世界團結反霸鬥爭的重大勝利」爲題⑯。

總之，在毛共看來，「反霸」是特別大會的主題曲。至於兩霸之中孰輕孰重，局外人是勿須多加揣測的。因爲，就當前處境和策略言，毛共對蘇霸的打擊要重些。但是，毛蘇之間的最終目標一致，始終存在復合的可能；而美毛之間的思想、信仰、制度、價值判斷等等，有着本質上的差異，是無法長久共處的。換言之，當一種制度的建立，必須以另一種制度的毀滅爲前提時，相信二者能長期共存，總不會是正確的。

## 六

經過特設委員會就十七國集團⑰提出的文件草案加以討論後，該集團關於資源國有化時由單方面決定的補償、生產者卡特爾(Cartel)的組成等部分，有了一些讓步，但若干先進國家仍激烈反對而發表其保留意見。於是發展中國家捨「實」務「名」，以不經表決的「合意」方式，如此這般地通過了「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宣言」和「行動綱領」。其重點就在：承認原料的永久主權、成立各種原料卡特爾，對多國合資公司加以限制等等。然而

問題所在，却是如何付諸實施。例如，國家資源的永久主權一節，從一九五二年的第六屆聯大起，迄至一九七三年的第二六屆聯大止，同一決議曾先後通過六次之多。這次特別聯大再予通過，是否就和以往不同而能具體實現，是缺乏保證的。一個國家對其資源擁有主權是絕無疑義的，但先進國家的資本，是否甘冒隨時會被國有化的風險而去投資開發，也是值得考慮的問題。他如經援和特惠問題，也是早經通過的原則，如今是否就能促其實現，仍然缺乏保證。

時至今日，國際貨幣制度、貿易制度、原料生產國與工業國的關係，總之國際經濟秩序的調整確屬必要。第三世界的力量不可忽視，而國際社會的貧富不均和國內的同樣現象一樣，是不合理也并不有利的。至於解決方法，是要冷靜而縝密地加以策劃，兼顧到各方利益和公平與正義的原則，才能行之有效。在精神和原則方面，新加坡外長的話頗值得參考。他說：石油危機證明，認爲弱小與低度開發國家無力對富有國家的經濟造成嚴重損害的想法，是立論欠妥的。如果其他原料生產國組織商品聯營卡特爾的話，工業化國家現在多少會感到警惕。不過他又說：我個人認爲，這種卡特爾不會長期奏效，開發中國家也不會永遠樂此不疲。這種做法會失敗，使開發中國家自惹麻煩，因爲它會受到世界經濟互相依賴這個事實的打擊。因此他認爲，已開發與開發中國家必須共同接受的一個事實是：各國本身的問題一定要在全球互相依賴的前提下加以解決⑱。

然而，右述態度絕不會爲毛共所贊同。五月一日晚特別聯大通過「宣言」和「綱領」之後，毛共的代表團副團長黃華發言。首先，他肯定：

「在當前的世界上，是貧國養活富國，後者的所謂發展和繁榮是依賴於對前者的剝削和榨取。打破新老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在經濟上的壟斷和制止掠奪，掃除這些障礙，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來保護國家的經濟資源和其他權益，才是發展中國家維護自己的政治和經濟獨立、發展獨立的民族經濟的必要條件和當務之急」。

接着，他指責：

「在會議期間，帝國主義，特別是兩個超級大國十分孤立，完全處於被譴責的地位。它們爲了擺脫困境，一唱一和，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力圖抹煞貧國與富國、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客觀存在的矛盾和鴻溝，抹煞帝



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剝削和掠奪的事實。一個超級大國使用了傳統的威脅和利誘手法，妄圖分化第三世界國家，軟化它們的反帝鬥爭，並否定關於「國有化」等一系列基本原則。另一個超級大國則採取十分惡劣的手法，對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粗暴施加壓力，屢次三番把它那套人們早已聽厭了的假裁軍和假緩和等陳詞濫調和所謂「把裁軍省下來的錢用於發展」等騙人的貨色強加給會議，妄圖轉移會議的方向并掩蓋自己的帝國主義的真實面貌」。

然後，他感覺遺憾：

「兩個文件也有若干不足之處，有的地方提法不够明確有力，有些措詞的使用也不够恰當。例如文件中提到『互相依靠』的字眼可能會被超級大國用來曲解為發達中國家必須依靠它們，而後者為維護自己經濟權益的任何主權行動都需要得到它們的同意。又如『行動綱領』中出現的『國際分工』一詞，也可能被超級大國利用來在這個名義下推行它們那一套損人利己的所謂『經濟分工』和『經濟一體化』并維持『工業歐美，農礦業亞非拉』的極不公平的畸形狀態。因此，我們對上述提法是有保留的」<sup>⑮</sup>。

顯然，毛共是「一條鞭」的鬥爭主義，而且覺得特別聯大門得還不够、還不徹底！今年六月二十日至八月二十九日海洋法會議將在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舉行，八月十九日至三十日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將舉行世界人口會議，屆時毛共都將參加，它必然會將那種鬥爭精神帶進各項國際會議之中。我們得指出的一點是，毛共好鬥成性的言論，未必能獲得第三世界的大多數支持；它鼓吹的「自力更生」，更無補於第三世界的經濟困難。它煽起的仇視、對立氣氛，對世界上任何人都沒有好處。不過，它那種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到處點火的做法，仍然是值得大家警惕的。

我們還想指出的另一點是，毛共狡猾的手法，并不能保證它一定得逞。譬如，為了團結更多的力量來反霸，它竭力反對第四世界之說而一定要三分天下。不過，照英國戰略研究所的分析，石油戰略已使阿拉伯抬頭，世界上形成美、蘇、西歐、日本、毛共和阿拉伯的六角關係。若果事實確係如此，毛共有什麼辦法強使世界停留在「三分」狀態，使自己能長期領導第三世界？另一方面，為了縮小打擊面、集中攻擊目標，毛共把矛頭專指向美蘇，而避免觸怒其他先進國家。可是，這會不會影響它和美國接近？不錯，鄧小平

曾率眾參加季辛吉的宴會長談，但這并不曾阻止毛共在會裏會外猛烈抨擊美國（包括季辛吉的演說在內），這會不會引起美國對它這種暗拉明打兩面手法的不滿？會不會引起第三世界對它的猜疑？

總之，討論原料與發展問題的特別聯大，被毛共認為是一項好機會、一個好題目，可以大作文章，因此才派鄧小平率領偌大的一個代表團前往出席。臨行前像出征似的歡送，回來時像凱旋一樣的歡迎。不過，一亂二窮的毛共拿不出真正的實力來，因而它所獲得的恐怕也只是紙面上、文章裏的「勝利」而已！

註①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日「新華社」聯合國電。

註② 同年三月一日「新華社」北平電。

註③ 全右。

註④ 同年三月十一日毛共觀察員徐禮章在聯合國人口委員會第三次特別會議中發言稱：「一些發展中國家所以貧困，所以存在着所謂『人口問題』，最根本的原因，是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特別是兩個超級大國推行霸權主義，進行侵略和掠奪造成的」。見同日「新華社」聯合國電。

註⑤ 同年四月十日「新華社」聯合國電。

註⑥ 同年四月八日路透社日內瓦電，見九日星期日報第三版。

註⑦ 同年五月六日法新社華盛頓電，見七日聯合報第一版。

註⑧ 同年四月十日路透社聯合國電。

註⑨ 同年四月二十八日路透社新加坡電。見三十日經濟日報第三版。

註⑩ 同年四月十五日「新華社」聯合國電。

註⑪ 毛共稱「跨國公司」。本段所引係根據同年五月十六日法新社香港電訊。

註⑫ 「光明日報」等在同一天就轉載了「人民日報」那篇社論，其處理手法是自由世界所沒有的。

註⑬ 一九六四年第一次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結束時，七十七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發表了一個聯合宣言，遂被稱為七十七國集團。現今發展中國家約有九十六個國家和地區，人口約一六億，但仍沿用七十七國集團這一名稱。

註⑭ 同註⑨。

註⑮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日「新華社」聯合國電。